青岛财经日报
2023.4.28
主编:蒋世龙
美编:王　瑶
审校:周晓方
电话:18853290300

文话西游

称呼的玄妙

◎文小姐

人和人之间的称呼有时候充满了玄妙,从西游记中诸神众妖对孙悟空的称呼来看就可窥一斑。

悟空在地上作乱尚未惊扰天宫时,天上诸神皆称其石猴;他大闹天宫时,众神包括玉皇大帝都怒称其为妖猴。石猴,这是两者之间没有对立的称呼,甚至还有诸神轻视猴子的蛛丝马迹在其中,也就是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子,无足大惊小怪;但当都奈其不何时,众神恼了,怒斥其为妖猴,两者之间,是神和妖的关系,是敌我关系。

大圣,是天上小神对悟空的称呼,如来没这样称呼过,玉帝没这样称呼过,观音也没有这样称呼过,可见虽然授予了他这个职务,但领导层内心深处是并不认可的,只有那些愿意哄着悟空逗乐的小神们才愿意满足他的这个虚荣心。取经途中,悟空有问题解决不了上天找熟人帮忙时,众仙见了也均以“大圣”相称,但一转身就不屑一顾地戏称其为猴子了。

弼马温这个称呼是专供瞧不起他的妖怪们取笑用的。在天宫授予其弼马温之后,在明白真相之前,悟空对这个称号还是很受用的,借八百里天河草肥水美,把马儿料理得膘肥体壮,自己得意得没了猴形。后来知道这职位是怎么回事了,一怒之下造反天庭,俺老孙学那么多本事却原来只能干这种差事!这个称呼一直为悟空所忌,取经路上遇到下凡做妖的,谁都敢这么称呼取笑他,但也一般都会招来猴子的恼羞成怒,抡棒往死里打。

如来除了在收服悟空时称其为“厮”外,后来,昵称其泼猴,从称呼中不难看出,这个时候,如来对耍赖的猴子已是有几分爱意了。

八戒对孙悟空的称呼一直是猴哥,孙悟空对八戒的称呼却是八戒或是呆子,可见两者之间的亲昵程度。沙僧对孙悟空的称呼一直是大师兄,而孙悟空对沙僧的称呼却一直是沙师弟,可见耿直的沙僧不玩人际关系,他们之间也就是普通的师兄弟关系。

唐僧对三个徒弟的称呼也是不同的,称悟空和悟净两个徒弟,就喊法号,而对猪悟能却一直喊小名八戒,可见,八戒虽然懒散馋,但唐僧还是喜欢这个徒弟的油腔滑调和懒散作派的。

称呼里面往往充满了玄妙,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当领导称呼一个部属为某某某同志时,这说明领导和部属之间也就是纯正的上下级关系,是公对公的;当领导称呼部属为小王、小李时,说明上下级关系往私人感情上走进了一步;当领导称呼部属,不称职务、不称姓氏,而是直呼其名时,这说明领导对部属的认可和私人感情程度已经比较近了。同事之间的称呼也是如此。

平时,谁近谁远,谁私谁公,不用刨根问底,从称呼上就可以琢磨出个大概来。

品味轩

万古山水一岩茶

◎马瑞平

时令已过惊蛰,我居住的北方小城里仍寒意料峭。有朋友自远方寄包裹来,竟是一枝缀着数枚鲜嫩芽叶的茶条。另外,附有一纸短笺,上有两行字:武夷山上无所有,聊借茶枝寄情思。

我望着茶枝,不由得思量着:武夷山方圆70平方公里,它来自哪里呢?

是来自武夷之魂的九曲溪畔吗?看枝条上的嫩芽饱满晶莹,也只有九曲溪的水才能滋养出如此剔透明亮的叶芽吧。

想朋友乘一叶竹筏从经星村出发,在九曲溪中漫游,仰首观山景,三十六峰与九十九岩尽收眼底。峰岩顶斜、身陡、麓缓,千姿百态,如万马奔腾,气势雄伟,昂首长啸着向东而去。低头看水流,盈盈一水,澄澈清莹,蜿蜒萦回,折为九曲,悠然流淌。山挟水转,水绕山行,“曲曲山回转,峰峰水抱流”。顺溪而下,岸上的茶树随处可见,青翠欲滴。

或许,它来自天游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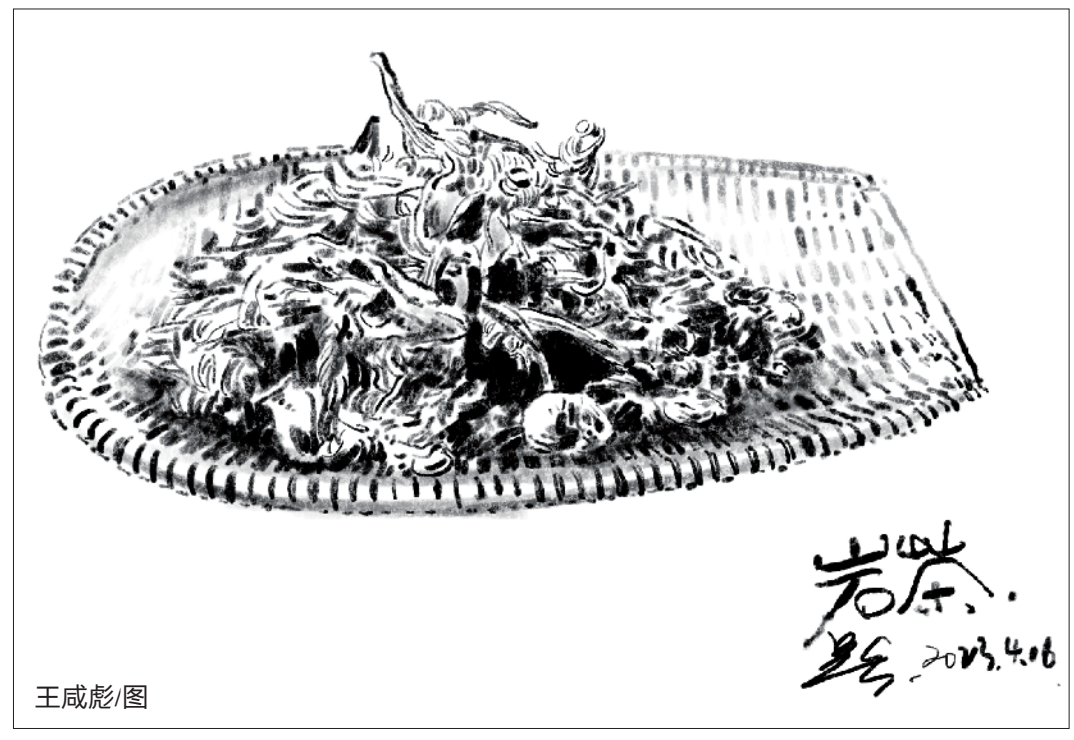
雨后乍晴之日,朋友登上天游峰,站在濒临悬崖、高踞万仞之巅上天游的览亭内,凭栏四望,白茫茫的烟云,弥漫山谷。风吹云荡,群峰悬浮,起伏不定。朋友宛如置身于琼楼玉宇,来了一次“天上游”。云烟散去,却发现山麓峰巅、岩隙壑嶂上生长着嫩绿的茶树,看到了独特的“石头上长树”的奇观,见证了岩茶“岩骨花香”的特性。

它可是先民品尝过的那株茶树的一枝?

远在夏商前,古越人就在武夷山繁衍生息。西汉时期,闽越王在武夷山建造王城,使武夷山成为江南一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当时的闽越国一跃成为东南一带势力最强的地方政权,而闽越王城,也成为规模最大的城市。那时,茶是餐桌上的一道菜肴,还是先民手中的一杯饮品?看着悬崖绝壁上距今约4000年的“架壑船棺”“虹桥板”,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有待后人去考证。

它可是武夷君仙宴上茶的后代?

相传彭祖的儿子,不愿为秦始皇所用,渡仙入道,遁隐南蛮,栖止武夷山,在那里隐居一百八十余年。他栽种五谷,采制草药,用茶的内敛、节俭、朴素和清清白白的品性教化百姓。飞升之日,会同皇太姥、魏王子骞十三真人等,以茶开设仙宴,宴请乡人,成仙而去。百姓感念他的恩德,尊称他为武夷君。后又有八大仙人之一吕洞宾云游至武夷山,在天游观前种植茶树,茶树枝繁叶茂,盘根虬结,旋绕于水石之间,摘其茶叶制成的茶称之为“洞宾茶”。



王咸彪/图

自此,世人以为武夷山为通天之境,祥瑞多福。道教隐修之士多来遁居,兴建宫观,期荫仙风而功道园融。郭沫若看到武夷山水奇幻百出,处处渗透着道家文化,欣然提笔写下“六六三三疑道语,崖崖壑壑竞仙姿”的诗句;而“武夷山,多青霞,武夷道士多种茶”,则又形象地描述了武夷山道教文化与茶的关系。

它来自状元雷鎰用红袍覆盖的那棵茶树吗?

天心永乐禅寺内,僧人正在坐禅,息心凝神,专注一境。他们精心修行,体悟大道,以达到弃恶扬善、普度众生之目的。

寺庙外,朋友看着漫山遍野的茶树,嫩绿绿的雀芽,蓬勃于乱石砂壤之中,接受着风霜的洗礼,吸纳着雨露阳光。忽有所悟:茶树不挑不拣,不执不念,心甘情愿地为人间奉献上一枚清嫩的灵魂,无私地给予世人“香、清、甘、活”韵味的这种精神,已与佛教的教义完全契合在一起,真正达到了“茶禅一味”的境界。

它可是朱熹亲手种植的那株茶树的一枝?

站在著名书法家沈觐寿撰书的“武夷精舍”遗址前,朋友感叹不已。一代理学巨儒朱熹曾在武夷山结庐讲学,长达40多年,开创一代理学之先河,撑起了中国古文化的半壁江山!把当时的武夷山推到了“执全国学术之牛耳”的文化巅峰,所谓“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武夷山一时间成了朱子理学的摇篮“道南理窟”。

想先生当年远弃官场,怀抱一颗赤子之心,在武夷山中教书、创办书院,践行君子的德行,如他亲手种植的茶树一样,谦卑地将根部向下生长,枝叶努力地向上靠近阳光,坚实地立于天地之间。没有畏惧,没有表演,没有功利心,心心念念是对儒学本身的敬意,坦率,恬静,自然。

南方有嘉木,其名曰岩茶,生长于万古山水间,浸润在儒释道的文化中。在这个春天里,我把茶枝斜插在案台的盆景里。于是,武夷山的山水在我眼前氤氲浮动,悠久的历史文化气息弥漫了整个房间……

旧时光

黄崖谷

◎胡香

我住的小山谷,本属瞪羚谷的一个小褶皱。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并不知道。

一天,红婶来我院里串门,我问她这个小山谷叫什么名字,我房背后的小山岗叫什么名字,对面的山又叫什么名字?

红婶被我问得愣怔了一下,随后就口给我回了一串名号出来,说:黄崖渠,黄崖卡,黄崖根,黄崖窝子……

之后我就喜欢上了黄崖这个名字,管这个小山谷叫黄崖谷,管房背后长满橡树和松树的小山岗叫黄崖岗,管大石崖小瀑布那里叫黄崖岭。是的,我不愿意用秦岭、终南山这么大这么大的名号,我喜欢小地名,哪怕是杜撰的。

极小的山谷,日常在这里往来活动的就我一个人,很少有人来。离村子和水泥村道那边并不远,但是,因为有树木竹林的遮挡和掩映,我看不见那边的人迹和屋舍,那边也看不见我的小院和小屋。

村子那边平常也很安静。村民都搬到山外新村里去了,只有三几位舍不得离开老屋的老人留在村里,还有几位租住的修行师父和居士,还有一家农家乐。村子那边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会有嘈杂的人声车声传过来,是进山游玩的游客们。偶尔,也会有好奇或寻幽访隐的人绕过来,问东问西,东拍西拍。

我极少到村子那边去,也绝不到任何地方任何人那里去串门、造访与参拜,一月四次去集镇上采买一次生活日用品。

我像掩耳盗铃一般,假装这条小山谷就是远离喧嚣尘世的荒山旷野之地。但它确实也像,尤其是在雨雪雾霭天气里,那种茫茫苍苍、杳无人迹的感觉,仿佛我曾经熟悉的城市、村镇是遥远的另一个世界一般。我的世界就只是这条与世隔绝般的小山谷。

在这里我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好时光。因为没有网络,没有电视,没有报刊杂志,没有各种聊天与聚会,我不再被动接收那些铺天盖地而价值观极其混乱的各路信息,多年来满脑袋碎玻璃碴一般难以整合的尖锐刺痛的破碎感与自相冲突感得以修复,内心日渐单纯明亮起来,目光柔和地看待周围的一切事物。

那时,我真切地感受着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寂然之美,人的内在与外在也没有矛盾冲突,无是无非,没有过度劳碌和忧惧,没有过多的物质需求,一切日用都可以因陋就简,整个人的身、心、灵是一体的,浑然的,自在的,愉悦的,欢畅的,灵醒的,通透的,简洁的,纯真的,烂漫的,和方圆百来十步日常活动范围内的水光山色、动植两界所有生灵之间的相处,都是亲切的,熟稔的,信任与怜惜的。

当我每天,无论清晨或月夜,和我的猫狗们在房后那道小山坡上奔跑,追逐,嬉戏的时候;无论阴晴雨雪,带着它们,沿着那条常年铺满落叶的小径去汲水的时候;跟我的竹林、喜鹊、松鼠、野猪、花草、树木、蝴蝶、萤火虫、纺织娘、人面蜘蛛们随意说话的时候;捡拾落叶,制作标本的时候;看到野猪邻居毫不嫌弃,毫不客气地吃光我种的一小片土豆的时候;看到我的喜鹊夫妇每天理直气壮地来跟我要早餐的时候……我像回到童年一般,虽满头华发,但那种发自内心的欢喜和天真烂漫,既无以言表,也无需言表。

不独终南山如此,大自然对人的精神慰藉和灵魂荡涤,哪里都是一样的。我的黄崖谷就是我的波林根、提契诺,就是我从此带在心里的小天堂和伊甸园。

笔趣亭

小石头记

◎李木生

石头能长翅膀。真的,这样一握之大的小石头,就从西藏飞了过来。

我有百十块形态各异的小石头,都记录着我的踪迹。到过那个地方,随缘,拾上一块两块的小石头,带回家来,品看、抚摸、遐想、回溯。既是生命又是岁月,还让大自然的模样悄然落户,人便在浊衰的时世里,有了超然与难得的新爽的呼吸。

这些小石头,在山上水边漠野都普通得很,可对我却个个珍贵,让我一点点积攒起敬畏之心——对生命与神灵、对宇宙与时空、对遍体鳞伤的真善美。如瓦尔登湖畔的石蛙、内蒙古大草原的石鹰、聊城曹植墓公园里有着磬钟之音的片石……

最让我爱不释手的,是那块有着鲁迅头像的小石头。四年前,发现在美国大西洋岸边的乱石中,虽只有大衣扣子般大,竟能有光芒似的让我一眼就看见他。白玉的鲁迅写意地凸起在黝黑的小石头上,黑石的两侧还有两只白色的耳朵,凝结着又汹涌着不能穷尽的波涛。外孙女吉米见我惊喜地呼着“鲁迅”,便问“鲁迅是谁”,我说“写过《记念刘和珍君》的人”。吉米又问“刘和珍君是谁”,我答“死在‘三·一八’惨案中的女大学生”,吉米仍然一脸茫然。对着吉米的茫然,我自语式地对着大西洋的波涛说:“能有这样一篇文章的人,就可以不朽了。”那是四年前,吉米正上着莱克星顿最好的初中。如今,已经在上高三的吉米,隐约地懂了一些我的解释,还说鲁迅这个人有点像美国的惠特曼,勇敢。她可能是注意到我给她朗诵的下面这些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在我的这些小石头群里,有两块比较特别,不是我遇到寻得,而是朋友知我爱石而捡起转赠。

一块是石红,画家张庆泉从新疆哈吉克族之地觅得,在一个小河边,于浅浅的水中向画家露面。三面脸形的小红石上,一粗一细的两条银线随意地一扬,恰好利用石微凸处,便交叉成一个少女的头脸,如梦如幻,正从时间的深处湿着长发走来。

另一块就是文章开头说的那块从西藏飞来的灰色小石头。它细密、沉实,圆融如时间的初始,是在西藏搞现场直播的阿飞寄来。

喜欢西藏,曾数次赴临耽恋,却又多年不再重游,此番通过直播仿若重回时间隧道。我跟了阿飞的镜头,追随了冈仁波齐的日出日落、云涌雪飞。海拔6656米的“神山”冈仁波齐,庞大而又庄严,端庄在群峰之中,让人震撼不已。

喜欢冈仁波齐里,也一同喜欢上了主播阿飞。小伙子将一颗心与冈仁波齐一起为看直播的万千受众打开,没有虚饰,更见朴真颖悟。他说,山河入梦你入我心,有缘自然会懂,睁眼闭眼之间就能见到佛;他说,坐在冈仁波齐山脚许久,似乎遇见了自己,才知云起云落就是自然。直播鬼湖,面对那些迎风而起的高原红嘴鸥,阿飞的情绪也与红嘴鸥齐翔,大声地呼唤着,“飞起来孩子们,叫上你们的七大姑八大姨,我这里有好吃的”!谁说它们又叫“遗鸥”?阿飞来了,红嘴鸥都成了阿飞与听众们的家人。孩子般大呼小叫的阿飞,在劲寒的大风与飘然的雪花里,让鼻涕流过了唇河。

直播冰川时,镜头晃过山野间的一处小屋,阿飞说那是觉姆的住处,她可能是修的闭口禅,从来不说话,阿飞诚挚地祝福觉姆修行圆满。下山时,路过觉姆的小屋,挺想让阿飞给觉姆与她的住处一个简单的镜头。可阿飞不愿打扰觉姆的宁静,也就迤逦地走下山去。但是缘分竟让觉姆出现在阿飞下山的路上,一身绛红色的僧尼服装,红的头巾半遮着脸,匆匆而过。

这个佛性自足的汉子,整整两个月给大家直播,嘴上起皮,肤色黑红,嗓子沙哑,却非要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再返回玛尼堆,为我在寒风雪落里,扯系上一条十几米长的经幡,并因知我喜爱石头而遥遥地寄来一块冈仁波齐身边的小石头。

说起就要结束两个月的直播回家休整几天,说起直播的艰辛路程,说起第一次直播观众只有老婆一个人以及一路走来老婆的支持,这个有情有义的汉子有些哽咽了。

写着这些文字,小石头在眼前静静地待着,仿佛冈仁波齐就在我的眼前。岂是一个冈仁波齐,就是一个圆通无际的宇宙吧。人生有限,石头长存,阿飞当是已经在家中与妻子孩子团聚了吧?

诗词赋

季春杂咏(四首)

◎张君嘉

春风

相随青帝下瑶台,
播雨携云万里来。
最是江天挥彩笔,
描红点翠巧安排。

春雨

甘霖夜落浥轻尘,
一洗山川万物新。
春雨无端侵晓梦,
梦中沾水濯吾身。

春水

花雨落溪随野风,
渐浓绿意掩芳丛。
春水不甘春色去,
共邀柳影陪残红。

落红

繁华落尽百花残,
红雨随风舞地天。
满目芳菲何处去?
深山寺外正桃妍。

浔阳杂兴(七绝二首)

◎冯震翔

能仁寺

江水飘潇江岸遥,
江边一寺锁南朝。
浔阳四月芳菲老,
满院飞花忆姓萧。

李公堤

绿满甘棠碧水深,
黄梅无尽雨沉沉。
浔阳五月有烟景,
漫漫长堤渡远人。